



典籍寻微

送物与送命

——《世说》说(十八)

公羽

王恭从会稽还,王大看之。见其坐六尺簟,因语恭:“卿东来,故应有此物,可以一领及我。”恭无言。去后,即举所坐者送之。既无余席,便坐荐上。后大闻之甚惊,曰:“吾本谓卿多,故求耳。”对曰:“丈人不悉恭,恭作人无长物。”

——《世说新语·德行第一》

王恭出身太原王氏,名门,东晋大臣,外戚。恭少有美誉,清操过人,心怀宰辅之志,曾任多个重要职务,但也没有干成什么大事。文中的王大,即王忱,字元大,小名佛大,人称阿大,为王恭的同族叔父,素与王恭交好,但后来

却分道扬镳了。王忱历任吏部郎中、骠骑长史,官至荆州刺史。王忱嗜酒,放浪形骸,岳父丧礼醉酒裸身吊孝。王忱长得丑,时人说他“狗面人心”。

古人席地而坐,因此要用坐垫。最低廉的是用稻草或芦秆编成,文中说到的簟,是用竹片编成的。李清照曾有词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,即指此材料。坐垫还有用皮或锦缎等制成的,因季节不同或主人家地位不同而有所不同。王忱因王恭从会稽来,而会稽多竹,“卿东来,故应有此物”,认为王恭一定有多领,“可以一领及我”,王恭即以坐簟送之。王恭既无余席,便坐“荐上”,坐在了草席上,王

忱大吃一惊,“本谓卿多,故求耳”。这儿王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“身无长物”。魏晋名士,索与送,都表现得洒脱。

魏晋人洒脱不羁,春秋战国则多慷慨悲歌之士,但似乎更甚,往往以命相许。就像战国时的荆轲与高渐离。燕太子丹对荆轲就是让他吃得好、住得好,奉如上宾,言辞谦卑,就收买了荆轲。再说荆轲本人与嬴政也无仇,怎么就慷慨赴死。樊於期慷慨割下头颅送给荆轲,让他献于秦王当作见面礼,倒是可以理解,因为樊得罪秦王不得不流亡他国,秦王因此杀了他全家,与秦王有不共戴天之仇,即使自己死了,

能报仇也是快事。还有刺客聂政,被韩大夫严仲子用与燕太子丹同样的套路——重金和谦卑收买,去杀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,这不是是非不分的糊涂蛋吗?司马迁当然目光如炬,比我们不知高明多少倍,才为他们立传。但我始终就是弄不明白,为了金钱去杀一个陌生人就对吗?秦王不仁,燕太子丹是仁者吗?至于晋国的豫让漆身吞炭,为自己原来的主子智伯报仇,似乎还说得过去。也可能是时移世易,我们都实在无法理解古人的缘故吧!

看来,魏晋名士与春秋侠客确实是不同的啊!



乡情乡韵

庭有榴花,次第生香

赵艳丽

石榴花灼灼盛放,最明媚,似烟火,似流年,安然恬淡的流年。

一年一遇。相逢之时,一簇簇花开,热烈绚烂。不争春、不耀眼的繁花簇拥在枝叶间、枝梢上,平日里素来低调,恰似一份安稳度日的心境。

古时候,男女间表情意,互赠芍药、香草、白茅等,唯独少有人赠石榴花。我倒觉得,石榴花最宜相赠,在那样质朴古老的岁月里,折一枝相送,整个屋子都被融入热烈明媚的生机。现如今,人们逢美好时节,互赠百合、玫瑰,依旧少有人相送榴花。

榴花似乎太过明媚热烈,最适合历经世事依然充满热爱的中年女子。在小院里植一棵石榴树,无须精心照料,沐阳光、承雨露,便开出红艳艳的花,结出甜滋滋的果。

每逢榴花开满枝的五六月份,我都会采摘灼灼红艳的榴花,回家洗净晾晒,自制清甜淡雅的石榴花茶。

左手轻捻竹编小篮,右手摘下枝头簇拥的红花,片刻便采满竹篮。榴花铺撒篮中,明媚红艳,恰似不骄不躁、淡然沉稳的心境。细心摘除喇叭状的花蒂,轻洗去尘,控干水分,置于通风阴凉处自然风干,留住天然花香与本真原味。

待到花瓣瓣风干蜷起,蕴着初夏温婉的柔情,一袋原生态石榴花茶已然备妥,安心收于抽屉。

待到悠闲之时或炎炎夏日,倒几朵干花于玻璃壶中,慢慢注入沸水。火红花瓣在水中缓缓绽露,安然飘在

水面,自成一幅柔美清雅的气韵。片刻过后,一缕似有似无的花香氤氲开来,茶汤清香醇厚。轻呷一口,唇齿间满是甘润花香,顿觉清宁之气抚平心头烦躁,满心惬意。以石榴花入茶,融于日常烟火,闲适安然,静中生香。

世间繁花万千,唯有石榴花最贴近烟火日常,足以抚平人间百般心绪。

石榴果,是夏秋时节的“心头好”。每每念及,心底便漾起暖意,如同久未相见的故友,藏着不尽的温柔。

漫步村头巷尾,行至路边花池旁,我总会驻足凝望枝叶婆娑、繁花火红的石榴树。花朵漾着明媚的色泽,晚风轻拂,淡淡花香萦绕鼻尖,顿觉平凡日常,皆是温柔美好。

榴花的天性里,本就藏着一份风雅温婉。庭院一隅,远离尘嚣,它自开自落。细品榴花的气韵,恰似闲看院中景致。浅阳漫洒,静谧庭中,她宛若一缕孤静魂灵。深夜晚风轻来,窥树繁花自在盛放,直至花期将尽,才慢慢收尽芳华。

这般模样,恰似一位自带古韵的女子。平日里她手脚麻利,和寻常村妇一般打理烟火三餐、周旋人情往来。内心却自有天地,常与书卷为伴,借清风明月抒发心绪,守着一方澄澈丰盈的精神天地。

抛开喧闹琐碎的烟火日常,她便如院中凛然吐芳的石榴花,孤然安身于凡世,自在花开花落,静静独享天地辽阔,流年安然。



履痕处处

福鼎有个大洋山,大洋山有个凤跡洋村,梯田层层叠叠,一望无际,是福鼎白茶的核心产区。

凤跡洋村的吴氏家族,几辈人都是种茶的,其中一位叫水清的女孩,从茶农中脱颖而出,种茶、制茶、泡茶、评茶,样样精通,成为全能选手。被评为国家级评茶员,还是著名的茶艺师。

大山长年云雾缭绕,泉水叮咚。水清得山水滋润,长得像春茶一样嫩绿,山泉一样清纯。她传承了母亲温柔贤惠、父亲真诚朴实的良好基因,很有个人魅力。

美丽的水清,并不是从童话世界走来。她的童年,无比艰辛。

上小学时,她要翻越三座山。父亲牵着她的手,从凤跡洋村出来,再往上爬一座高山,到了山顶,父亲松开手,目送她走下山坡,再翻过两个山头。当她爬上最后一个山头,转身回望时,父亲仍站在那里,像挺拔的竹子。她并不知道,直到看不清她的瘦小身影,父亲往往还要站许久。

小小水清,想要一只铅笔,父亲问多少钱,她说两毛。正在插秧的父亲听了,脸沉下来。父亲拿出两毛毛钱,她还缠着要。其他小朋友都走了,她还一直哭,一直闹。父亲很窘迫,很无奈,很心酸,

不得已大声呵斥她,她愣了,父亲眼圈红了。实在到了上学的点了,父亲只得丢下手里的活儿,护送她去上学。

她的童年记忆,只有两个词语:家贫如洗,父爱如山。

父爱如山,让她留在了山里,守护在父亲身边。她心中,早有父亲晚年的图画:她牵着父亲的手,看看竹林,看看茶园;走走亲戚,拜访老友;到镇上逛逛,到市里看看;在城里住一段,在山里住一段。她还要牵着父亲的手,走到凤跡洋上边的高峰,让他向远方望望女儿曾经的身影。

家贫如洗,让她从小立志,要改变家庭面貌,闯出自己的天地:

她跟母亲学家务:砍竹笋,捡柴禾,晾腊肉,烧地锅。

她跟父亲学种茶:整地、选苗、定植、移栽、施肥、浇水、修剪。

水清的清

雷长风

她跟父亲学制茶:鲜叶采摘,摊晾萎凋,拣剔杂质,低温干燥,装箱陈化。

她跟叔叔学泡茶:新茶低温快出,老茶高温慢泡。保留毫香、花香、枣香。

叔叔是制制茶大师,在福鼎市区开了个茶叶店,向外展示产品。他看水清是个好苗子,就让她去店里接洽生意和表演茶艺。

由于大洋山茶叶基地的原料好,制茶工艺精湛,加上水清的好茶艺,很多人慕名来喝茶。其中有一个特殊人物是中国新工艺白茶创始人王奕森,他经常给大家讲白茶历史和品茶之道。他年高耳背,有些提问内容听不清,就大声问,反复问,自己累得气喘吁吁,却让一些年轻人很不耐烦。只有水清,非常谦恭,听讲时耳朵贴过去,问话时嘴巴凑上来。如此反复,不厌其烦。日复一日,亲人一般。

野草

张韩依

不会的。二十多年前,闹饥荒,饭都吃不起的日子里,李清贵还要维持刚接手的戏班子的开销,那年,同样是秋菊用她的嫁妆救了戏班子一命。

戏班子重启后,娇龙打心眼里高兴,可他晓得,按原来的旧法子唱戏是救不回戏班子的,他没金和师父从戏台子上走出去,没人来戏院子里听,他们就走出去唱。钱不够,他们就不搭戏台子,不涂油彩,穿上麻布褂子,戴上一顶老盔头就开始唱。

他们在田里唱,在街上唱,娇龙常常一嗓子唱得惊天动地,街坊们带一条长板凳来听,从天亮坐到天黑。娇龙的祖师爷之前常说,唱戏的要有气节。娇龙说,是他自己没骨气,他就是为了那几个铜板冒险跑道了一回。这戏,就是从泥土地里生的,走出戏台子,在黄土地上唱,他觉着踏实,唱得痛快。

也有人说,说戏班子变成了叫花子,在地里随便唱,像野草。

李清贵知道娇龙正在走一条新的路,他说:“像野草好,野草烧不尽哩。”

野草的根比命硬。地上的烧干净了,地下的还在等雨。

李清贵老了,娇龙接手了戏班子。

娇龙带着戏班子演一路唱一路,带着戏班子去了更远的地方,唱天唱地唱人唱鬼唱神,不再拘泥于那些个老唱段,他把脚下这片黄土地、土地上的人、田里的牛、牛背上的娃娃都唱到戏里头。李家戏班子的名声好像回到了当年,五年时间,娇龙带着戏班子越走越远,越唱越响,戏班子的规模也壮大了不少,他们走到哪儿都座无虚席,甚至有人愿走好几里路来听娇龙唱戏哩。

国家文化部门的人找到了娇龙,说要请李家戏班子到省里参赛,彼时的李家戏班子已是全省家喻户晓的土地戏班子。娇龙再一次站上了真正的戏台子,嘴,真威风。他在省艺术馆的大戏台子上,好像正站在黄土地上,娇龙站在那里,看见了更远的天。

四五年后的清明,娇龙回了天石镇,和李清贵一起给黄秋菊烧纸钱。坟头的草长得很高了,李清贵蹲下来,把纸钱一张一张捻开,火苗舔着黄纸的边缘,灰烬飘在他的袖口上。李清贵唱了那折《孟姜女哭长城》,声音不大,像从嗓子眼里往外挤。刚唱两句,方圆七八丈内几个同在烧纸钱的娃娃们便唧唧呀呀地接唱,像春天的麻雀叫。清风徐来,吹着坟前的野草香,和着娃娃们的戏腔贯穿李清贵的身体。李清贵想着:真好哩。

娇龙看见李清贵的腰杆子又一点点弯下去,风声,戏声,草香,还有空中那点潮。李清贵任凭它们与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后再抽离。

李清贵恍惚间看到了秋菊,看到了老伙计们,还看到了秋菊怀抱着的娃娃,他知道那是他和秋菊的娃娃。他感受到了

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
李清贵闭上了眼。

身后那堆纸灰被风一卷,散在坟前的野草里,什么也没剩下。



榴花



人间真情

无所谓哉

曹同生

5月23日下午2点左右,天色阴沉,获嘉县太山镇陈孝村北头十字路口,一条长长的送葬队伍停止行进,孝子们扭转身来,跪拜叩谢各位朋客。我的警校同学,曾经在平原示范区公安分局当过局长,在获嘉县公安局当过副局长和刑警大队长的杨含荣老兄,马上就要入土为安了。

这位和我相伴人生40年的老兄,以极其鲜明的个性,走完了57年的人生。周围和他相好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口头禅“无所谓”,细品一下,既有对世事的豁达和豪放,也有几分无奈和忍耐。

含荣兄出身农村,家境贫寒,姊妹八个,五女三男。在他刚出生时,因其姊妹多,上面还有两个哥哥,就把他过继给了大伯家,但仅仅过了一天,母亲因为忍不住自己的骨肉,又要了回来。当年他母亲在生命最后住院时说出了这段话,我们几个去看望老人的同学顿时眼泪直流。好像没停多长时间,含荣兄就因绩效考核成绩突出,被提拔为平原示范区公安分局局长。

含荣兄从1990年9月省警校毕业进县公安局,到2019年1月调至平原示范区之前,一直在刑侦战线上工作。从侦察员、探长,继而副队长、指导员,大队长、分管刑侦的副局长,将近29年,没有离开过刑侦。他立过三等功,也荣获过“全国优秀人民警察”称号。他办案聪明,是一把好手。有一年冬天,为破大案,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老家的衣服让耳目穿走,挖到了线索,一举侦破。他擅于逻辑,长于分析,理性思维比较强,总能根据发现的线索找到敏感点,继而突破。

2022年10月,他发现自己患上了食道癌。在抗击病魔的最后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,可以说,他是十分坚强的。因为发现时已是晚期,错过了最佳的切除治疗时期。他辗转于北京、郑州的各大肿瘤医院,最终选择了中医治疗,而在中医学里是没有“癌”这个概念的。笃信中医治疗的他,在自己老家的一处小院开起了中医馆,邀请附近的中医名家来讲课。他还在同学群、朋友圈里每天坚持发送中医小知识,直至今年3月17日,因他病人膏肓,实在没有力气了,才停止发送。

今年4月6日,我去县中医院看他,枯瘦如柴的他已经气若游丝,无力大声说话,在见我的十几分钟里,他咳了七八口痰,痰中带血,我内心充满了凄凉。5月18日下午3点半,警校同学打电话说含荣走了,我一时语塞,稍稍泪如雨下,没想到4月6日一见,竟成永别。5月22日上午9时30分,在殡仪馆内,即将被推进火化炉之前,他女儿杨明一句“爸,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疼我的人,你不能走啊”撕心裂肺,每每想起让人热泪盈眶。

含荣兄走了,挥手自兹去,留下了他57年的人生,让人品读。他斗争勇敢,不屈服于命运,性格耿直中带有几分偏狭,嫉恶如仇中难免误伤善良。我曾经翻遍《汉书》中的人物传记,哪个历史人物又能是完人呢?但凡被神化为完人的人,一定是假的。

警校同窗二载整,手足之情真人生。除魅治坏剑胆昂,刑警廿九美名扬。中医斗魔胆子正,无所谓哉笑人生。

含荣兄,一路走好。



小说园地

猪血红的大门关上了。

李清贵把门锁上,动作干脆,也许是不愿让娇龙看见他的局促。前些年李家戏班子光景已不大好,硬撑了这么些年,到了今年,李家戏班子已经是名存实亡了。戏班子传到李清贵这儿,已是第三代,李清贵又怎么舍得家业在他这儿断了香火。没办法,他要活着。这些年老伙计们老的老,去世的去世,那些个学徒也觉得唱戏没出息,都进厂做工了。李清贵这些年不敷出,为了维持戏班子运转,他不肯放弃,但真正让他松了劲儿的是老伴儿黄秋菊。秋菊病了,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李清贵没法子,他得先活着。

他坐在石阶上抽旱烟,他老了,眼睛浑得很。

“师父”。娇龙不愿走。

李清贵站起来了,背过身去,不说话。

“师傅”和“师父”的不同,天石镇的街坊们或许分不清,可在娇龙心里是不一样的,他真把李清贵当爹的。娇龙是个男娃,却叫了个女娃名,为啥?娇龙原姓陈,陈家老五家里有六个男娃,娇龙排老六,小时候找算命算的一卦,说娇龙是个女娃命,投成男娃胎,只有当成女娃养才能化了此劫。陈家老五家里也没几粒米,干脆把娇龙送到李清贵的戏班子唱花旦。这一送就是十七年,陈家从未有人看过娇龙。恰那年李清贵和秋菊那没满月的小娃娃夭折,俩人也就把娇龙当亲生儿子养活了。时至今日,天石镇街坊们大多忘了娇龙是陈家的,只叫他娇龙,甚至有关系疏远些的,叫他李娇龙。

李清贵把娇龙也送到了工厂里做工,自己留在家照顾秋菊,日子就这样凑合着过。娇龙爱给工友们唱戏,李清贵也爱拉着秋菊的手唧唧呀呀唱两嗓子,说到底,还是没人能放下戏。

黄秋菊死了,她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想听李家戏班子再给她唱上一出戏。

老伙计们倒也愿意回来再唱回戏,再打开猪血红大门,除了盥头的绒球上沾了点灰,一切如常。

十里八乡来吊唁的人很多,老李家三代唱戏,秋菊生前待街坊也厚道,即使没人听戏了,情谊还在。

白幡垂着,秋菊的棺材停在院子正中。戏班子颜色突兀。大红的衣袍,翠绿的袖口,厚重的油彩,眉眼勾画得浓烈。李清贵和老伙计们的声音不再年轻。下雨了,李清贵的声音携着风,穿过雨飘到台下。

“灵堂内哭声寒风飒飒,这世间聚和散都是虚花。”娇龙调子高,像要把天戳个窟窿,戏台在雨里晃得厉害,咯吱咯吱的,像是什么东西在咬。

街坊们没人走,坐在长条板凳上,脸上湿漉漉的,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黄秋菊生前没享过福,现在走了,走得也确实隆重。

李清贵脸上的油彩被晕开,台下满座掩泣,这样的场面后来在他走马灯时闪过一帧。

后来的某一天,李清贵跪在堂屋,抱着黄秋菊的灵牌,灵牌被漆涂得黢黑,李清贵摩挲着,像秋菊乌黑的头发,他的腰杆子一点一点塌下去,喉咙动了几下,没发出声音。

李清贵最终决定用秋菊的那串带金重启戏班子,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,他常常想,秋菊会骂他李清贵傻吗?